

中华文学通史

第八卷·当代文学编

华艺出版社



张炯 邓绍基 樊骏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华 文学

通史

张 炯
邓 绍
樊 基
 骏
 主编

第八卷·当代文学编

儿童文学
诗歌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炯	邓绍基	樊 骏	
编 委	王 飏	扎拉嘎 (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 (蒙古族)	邓敏文		
	石昌渝	刘世德	刘扬忠	刘魁立
	祁连休	严家炎	吴子敏	张大明
	连燕堂	陈晓明	杨匡汉	郎 樱
	降边嘉措 (藏族)	曹道衡	董乃斌	
	蒋守谦	曾镇南	(以姓氏笔画为序)	
秘书长	董乃斌	郎 樱		
副秘书长	陶国斌	严 平		

当代文学编编辑委员会

主编 张 炯

编委 白 烨 古继堂 朱向前 刘登翰

刘锡庆 吴重阳 陈骏涛 陈晓明

杨匡汉 张 韧 张 炯 洪子诚

曾镇南 童之林 蒋守谦 蔡 葵

樊发稼

绪 论

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我国版图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它是我国文学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人民文艺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都产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的阶段。

每一代文学艺术都是自己历史土壤上生长的精神的花朵。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与产生它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背景正分不开。

我国本世纪著名的诗人兼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曾在他的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民主革命阶段的结束，也宣告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到来。香港已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实现回归，澳门也将于一九九九年回到祖国怀抱。尽管大陆与台湾还没有统一，但毕竟统一已属全国各族各地区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阻挡的

历史趋势。从五十年代起，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踏着前人未曾走过的崎岖道路，在雷霆风暴中，在和平建设的探索中不断前进。不但使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变革，也使五十六个兄弟民族^①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和当代文学走向空前的繁荣。

中国不但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幅员广阔、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我国大陆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云南有的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西藏地区在五十年代还维持农奴制。旧中国经过长期战乱，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不发达。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抗美援朝、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几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各方面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一九五七年后，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成果累累，虽说由于“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急躁冒进，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来更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不但导致七十年代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也使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生产在一段时间受到很大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确立了新的政治、思想路线，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政治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从八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文化也相应有很大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科学技术许多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期间，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深刻的，尽管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已向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① 当代中国境内组成中华民族的共有如下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汉、满、蒙古、回、藏、壮、朝鲜、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撒拉、布朗、毛南、苗、瑶、侗、土家、彝、羌、白、傣、景颇、纳西、布依、哈尼、佤、侗佬、拉祜、傈僳、畲、京、黎、水、土、高山、东乡、达斡尔、佤佬、普米、怒、阿昌、鄂温克、德昂、基诺、裕固、保安、门巴、独龙、鄂伦春、塔塔尔、俄罗斯、喀巴、赫哲等族。

新中国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也迥异于旧中国。开国之初，大陆承继了旧中国多元的文化遗产。其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的进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传播到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它主导下对旧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从而促进了新的社会风气和新的思想风貌的形成。五十年代虽也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却实际没有完全执行。而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思想解放、艺术民主和中西文化产生自“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撞击，成为这时期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倡导文学艺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政策，则是这时期文艺发展的主导趋向。这种状况，自然给文学艺术带来思想活跃和创作自由，也带来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向推动，当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必然会有正负面的反映。在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被提倡的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意识也有所泛滥。乃至一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猖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严重的挑战。

上述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国大陆的文学曾从建国初的多元状态而后逐步走向一元，乃至走向“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化”，而新时期以来则又从一元状态呈现出多种形态、多种观念的分流。但居于文坛主导地位的则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潮流。

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港澳地区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形态都与大陆有很大的差异。台湾曾受日本五十年的占领和统治，日本的文化侵略曾以“皇民化”的形式产生影响；国民党退据台湾后

坚持反共，长期实行思想统治，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条件地开放报禁、党禁；港澳地区因受英国和葡萄牙长期的殖民统治，比较之下，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近半个世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仍然是这些地区文化的突出特征。但无论台湾还是港澳地区，毕竟同属中华文化的母系，不仅语言文字相通，中华传统文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根深蒂固。因而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大陆也异中有同。

由于占有十二亿人口的我国大陆在当代所发生的伟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大陆文学为主体的我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也就与旧中国有异。除台港澳地区外，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就新中国文学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初步向荣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

这是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头八年，其间虽然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和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的艰难，但社会政治稳定，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整个社会蒸蒸日上，文学艺术也欣欣向荣。这阶段面临的任务是要在清除旧的地基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学艺术。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十九日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成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动员大会。这次大会既标志着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革命文艺队伍的会师，也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大会提出加强团结，清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文艺及其影响，改造旧文艺，建设人民的新

文艺的号召，奠定了此后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这次大会极为重视。毛泽东亲临讲话。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由郭沫若致开幕词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和周扬分别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的成就与经验。大会通过决议和宣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可以说，这次会议迎来了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的时代，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宽阔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到十月七日在首都北京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迎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形势下举行的。周恩来到会作了政治报告，周扬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回顾了近四年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成就和问题，号召在新的形势下正确对待我国文化遗产和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继续前进。会上改选了文联及其各协会的领导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仍由茅盾任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满族）、冯雪峰、邵荃麟任副主席。

八年间在两次大会的推动下，文学战线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清除旧文艺的影响方面，禁演了传播西方腐朽思想的电影，清理了传统戏曲剧目，按照毛泽东主张的“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的原则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剧进行改造，并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在文学艺术领域先后发动了多次思想文化批判，包括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

心论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对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阵地的传播,但因其“左”的倾向,也给文学艺术的发展造成相当的危害。而这时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胜利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更大大鼓舞了广大作家、艺术家,促进了新时代的题材、主题和形式、风格都较为丰富的创作。八年间,诗歌中颂歌和战歌居主导,郭沫若、冯至、艾青、臧克家、何其芳、田间等建国前便已著名的诗人,都情不自禁地为新中国的诞生高唱激情洋溢的赞颂;而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年轻诗人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和更为年轻的李瑛、公刘、未央、邵燕祥、严阵等则以充满战斗的情思去歌唱新中国的建设或歌吟保家卫国的英勇。巴金、魏巍、靳以、菡子、华山、魏钢焰等众多散文家则多投身朝鲜战争前线或祖国建设前沿,以速写和报告文学为前方勇士与后方建设者高奏一曲曲感人的凯歌。共和国最初一批长篇小说像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原动力》、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及康濯、马烽、峻青、李準(蒙古族)、王蒙、刘绍棠等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也都涌现于这时期。戏剧方面老舍以《龙须沟》、《茶馆》^①等名作构成他的又一创作高潮。像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夏衍的《考验》、曹禺的《明朗的天》和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多幕话剧名作以及电影《钢铁战士》、《董存瑞》、戏曲《刘巧儿》、《十五贯》,还有少数民族作家李乔(彝族)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玛拉沁夫(蒙古族)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韦其麟(壮族)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和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饶阶巴桑(藏族)等诗人的一些优秀抒情诗等也产生于这时期。这八年,不但文

^① 《茶馆》发表于1957年《收获》创刊号。

学逐步欣欣向荣,而且充满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洋溢着一片明朗的色彩和豪迈的激情。

很可惜,一九五七年夏秋开展的并被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使文坛初步向荣的一派春光顿受挫折。

(二) 艰难发展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

这是被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其间,由于左倾思潮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很大挫折,但是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政治仍然稳定,经济和文化亦有相当发展。由于天灾人祸,虽然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到一九六六年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重又走向恢复,文学艺术领域周恩来等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曾经极力纠正“左”的偏差,也初见成效。但是一九六二年后,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以及中苏走向分裂,“反帝”、“反修”和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口号相继被提出,沿着“左”的思想轨道滑向“文化大革命”渐属势所必然。这十年间文艺界“左”的浪潮可谓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反右派”之后是“反右倾”和“反修正主义”。六十年代初,江青插手文艺界^①,全盘否定了以往革命文艺的成绩,并发起对于

①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江青插手文艺界,曾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些片面反映情况的材料。毛泽东据此曾作了两次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许多作品包括《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尽管也有“左”的表现，对文学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会上周扬、茅盾分别作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和《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跃进》的报告，在回顾成绩和探讨缺失的同时，对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对创造新英雄人物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向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刻的论述。大会选举郭沫若为文联主席，茅盾、周扬、巴金、老舍、许广平、田汉等十五人为副主席；同时中国作家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周扬、巴金、柯仲平、老舍、邵荃麟、刘白羽为副主席。

这十年尽管描写现实的创作步履维艰，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大量作品固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许多作家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领域，还是创作出一系列相当成功的作品。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在诗歌方面都推出大批佳作，在诗歌形式的民族化和诗歌意象的营造上尤有建树。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将军三部曲》，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以及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等，都属一时脍炙人口之作。散文在这时期也较为发达，除报道先进人物事迹的报告文学外，短的抒情叙事散文和杂文都涌现不少佳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写景散文，杨朔的《荔枝蜜》等写意散文，秦牧的《艺海拾贝》等知识性散文，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等忆旧散文，也皆属一时名作。邓拓、夏衍、聂绀弩、唐弢等的杂文颇具鲁迅余韵。至如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等长篇佳作，也先后出于这个历史阶段。戏剧中历史剧的创作尤有成绩。郭沫若的

《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文成公主》、《关汉卿》以及曹禺的《胆剑篇》，李恍等的《甲午海战》等先后出台，而像《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作），《东进序曲》（所云平等作），《千万不要忘记》（丛深作）等反映现实的剧作。虽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影响，由于具有比较真实的生活内涵，当时也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轰动。电影《林则徐》、《红色娘子军》、《革命家庭》、《林家铺子》等至今仍被视为新中国电影的经典名篇。京剧现代戏的改革在这时期更饶有成绩。后来被树为样板的《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都上演于一九六四年。可以说，这仍是新中国文学丰收，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有更多结合的十年，但又是创作形势日益严峻，道路越走越窄的十年。

（三）严重挫折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场所谓“革命”颠倒敌我与是非，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也使文学艺术横受摧残。由于把以往的作品一律斥为“封资修黑货”，制造了新的“创作空白”论^①，并导致几乎所有的文艺报刊全部停刊，还对作家进行种种的人身迫害，这就不能不使文学艺术遭受到极大损失。除了八个所谓“样板戏”，有五年之久全国差不多没有发表什么新作品。进入七十年代后，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才恢复了文学报刊和出版社的工作。但无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都还处于江青一伙的控制之下，新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很少。只有革命历史题材领域中有黎汝清的《万山红遍》以及电影《闪闪的红星》等少数较好的作品。当然，这期间尚有不少作家和文学

① “四人帮”一伙为把江青捧上“文化革命旗手”的宝座，宣称只有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才揭开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而此前都是一片“空白”。这种论调遂被称为“创作空白”论。

爱好者私下进行创作，如魏巍的《东方》、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长篇小说和某些年轻人写的包括“朦胧诗”在内的一些诗篇。他们的作品大多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才得以发表和出版。

（四）恢复繁荣阶段（一九七六一迄今）。

“四人帮”^①被粉碎后的头两年由于还没有从个人迷信的惰性中解脱出来，虽然也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文艺开始复苏，却仍然遵奉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旧轨。只是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由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邓小平主持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施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一个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时期才真正开始。新时期文学以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天安门革命诗歌运动为先导，继之以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欢歌和一月缅怀周恩来总理的哀悼悲歌，首先卷起诗歌创作复苏的浪潮。话剧也以《曙光》、《报童》、《丹心谱》、《西安事变》、《陈毅出山》标志戏剧创作的崛起。散文领域先是缅怀革命先烈的挽悼散文风行，继之《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船长》等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推涌起报告文学的热潮。小说领域由短篇《伤痕》和《班主任》开启“伤痕文学”的先声。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到十一月六日于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对促进这时期的文艺发展起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而深远的作用。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辞，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高度重视艺术规律，全面阐明文艺与政治、与人民、与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并提出以

① “文化大革命”中攫取权力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野心家，被称为“四人帮”。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为政治服务”的老口号，要求各级领导对文艺家写什么、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会议期间中国作家协会继续选举茅盾为主席，巴金为第一副主席，丁玲、冯至、冯牧、艾青、刘白羽、沙汀、李季、张光年、陈荒煤、欧阳山、贺敬之、铁依甫江（维吾尔族）为副主席。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九日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在北京又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张光年作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特别强调创作与批评的自由，并选举巴金为主席，丁玲、王蒙、冯牧、艾青、刘宾雁、沙汀、陆文夫、张光年、陈荒煤、铁依甫江（维吾尔族）为副主席。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十年之间大陆文坛不仅经历了文学理论上的反“左”的拨乱反正和后来西方思潮冲击下的“方法”与“观念”的更新，发生了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撞；文学创作方面更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题材的交错递嬗，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渗透性影响的加强，还产生了现实主义的新变与种种新的艺术探索，如“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性戏剧”等，八十年代中期更兴起先锋实验的各种诗歌与小说，包括被某些评论家称为表现“生活原生态”并保持作者“零度感情”的“新写实主义”小说。

迄今经历了近二十年持续繁荣的大陆新时期文学，已因自己所获得的巨大成绩而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极其重要的部分。这种繁荣既表现在作家队伍的空前壮大上，也表现在文学的各种门类与体裁，包括儿童文学与成年文学、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等的齐头并进上，还表现在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迅速扩大上。近二十年中以小说的成就最大。无论短篇、中篇、长篇，都涌现了大批佳作。仅茅盾文学奖的获

奖长篇小说便有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回族）的《穆斯林的葬礼》等。不仅小说的题材大大开阔，叙述形式与语言风格也多种多样，明显地见出小说表现技巧和思想内涵的丰富；而且诗歌、戏剧、散文也因观念更新而走向多样化，涌现了大批年轻的作家，特别是许多卓有才能的女作家。

当然这时期文学也还存在新的问题，如过于依赖市场和追求经济效益，粗放之作多而精制之作少，许多作品陷于媚俗，过分渲染性与暴力，某些作品乃至传播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腐朽思想等。有些文学工作者更有淡漠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远离群众实践，鄙视革命文艺传统，以及“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两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十几年来，我们的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组成部分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充分肯定文艺成绩的同时，他重申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方针和政策，并提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文艺的新的历史任务。翟泰丰在作协作表大会上作了《站在时代前列，迎接文学繁荣的新世纪》的报告。会议选举巴金继续担任中国作协主席，马烽、韦其麟（壮族）、邓友梅、

王蒙、叶辛、刘绍棠、李準（蒙古族）、张炯、张锲、陆文夫、铁凝、徐怀中、蒋子龙、翟泰丰为副主席。会议充满民主、团结、鼓励、繁荣的精神，成为动员文学工作者努力创作，迎向新世纪的一次大会。

台港澳地区文学的发展阶段和过程与大陆有所差异。台湾文学四十年来可分为：（一）“战斗文学”主导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六〇年）。五十年代由于蒋介石政权退守孤岛，既力图占稳脚跟，又妄想反攻大陆，因而对岛内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搞专制独裁，经济上依赖美援以谋求发展，文化上则钳制思想，大肆反共。而台湾本地作家当时能用汉文写作的极少，大陆去的作家和潜在的作者思想上又多受反共宣传的影响。这种状况下，尽管也存在乡土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支流。居于主流地位的则是反共的所谓“战斗文学”。（二）“现代主义”文学鼎兴阶段（一九六一至一九七〇年）。这阶段尽管国民党统治当局提倡振兴中华文化，继续推行“战斗文学”，但由于禁止大学校园学习“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品，使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得不到继承，更加上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一代从台湾大学外文系出身的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崛起的作家，创作出大批现代主义的作品，虽然这期间现实主义的具有乡土色彩的文学也有一定发展，现代主义文学毕竟主导了台湾文坛。（三）“乡土文学”崛起阶段（一九七一至一九八〇年）。八十年代大批台湾本土作家已娴熟地掌握了国语并迅速成长起来，如陈映真、杨青矗、宋泽莱、黄春明等；而原来活跃于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家则大多去了美国，有的还回归了现实主义传统，如白先勇、於梨华。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使主张表现乡土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占了上风。于是，“乡土文学”也就很快成为文学的主流。（四）文学多元发展阶段（一九八一—至今）。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台湾当局解除了戒严令，有条件地允许多党活动，开放大陆探亲，